

社会转型期婚恋心理的时代探微

——读高鸿中篇小说《春风十里》

杨焕亭



书香延安

投稿邮箱: 1160434317@qq.com

美国文艺评论家伊恩·瓦特说：“小说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时代、历史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表达诉求，这才是小说的现实走向。”高鸿的中篇小说《春风十里》正是这样一部表达社会转型期国民心理困惑、家庭关系嬗变、灵魂救赎和精神回归诉求的作品。作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主人公杭云、倪剑的婚恋表演，家庭重组的心路历程为基线，立体地呈现了在当代中国日益走向富裕和繁华、生存方式多样、文化理念多元、伦理格局复杂的背景下，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所经历的沉浮聚散，及其对作为“此在”绽出的人的性格、命运，以及心理世界的撞击和重塑，从而在对婚恋生态的文学探微中表现心理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一

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生态，是《春风十里》的立足点。

在作品中，“春风十里”是一个带有十分丰富内涵的文学意象。在客观上，它象征着作品主人公所处的是一个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岁月，一个可以容纳多样价值取向的岁月，一个可以自由放飞个性的岁月。因而，才有了主人公时而日丽风和，时而风雨滂沱，时而执手相看，时而彩虹重现的情感风光。从某种意义上说，“春风”是一个“符号”，它涂下温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时代色彩；在主体层面，它承载了作品中几位主人公对人生际遇，幸福愿景和生命价值的憧憬和向往；在外延上，它涵盖了从杭云到呼延刚、从米娟到倪剑、从倪晓晓到呼延宇泽多层面的关系生态和心理交织。这样的选择，就使得作家将杭云和倪剑的婚恋历程作为一个切片，由此出发，去深深地探察繁华年代国民心理世界的再塑必然，表现了作家作为“社会风气先觉者”的敏锐和前沿。

这是一种身份落差的痛感。故事的冲突虽然是从倪剑前任妻子米娟留下的女儿晓晓把男朋友带回家爆发的，然而，它的深层原因却在杭云对于人生况味的咀嚼和反思中。杭云之所以与呼延刚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身份认同”的婚恋心理。他们都来自乡村，都为改变命运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在杭云看来，彼此间不会存在身份歧视。然而，作家的深刻就在于，通过情节的铺排告诉读者，当这种心理缺乏道德支撑和

爱作为润滑剂的时候，对于对方的伤害会更重。她因为生孩子而被学校辞退，马上就招来身份歧视。在呼延刚眼里，就成了“大油瓶”；同样，当杭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到外面应聘公司，做代理销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状况后，“呼延刚变得不那么暴躁了”。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巨大改观缓解了夫妻矛盾”，实际上折射出在物质富裕面前，呼延刚被早年家庭贫穷种下的“身份”自卑的复活。这种心理，一旦失去道德约束，就会迅速膨胀为“拿着妻子的钱在外呼朋唤友，风光无限”的虚荣心理和人性的扭曲。杭云与呼延刚的分手，固然有着“呼延刚出轨”等因素，然而，归根结底仍然在于杭云通过自盟改变了自己，从而以新的文化认知对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定位上的心理逆转。

然而，在作家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国民惰性。这种身份落差带来的情感倾斜同样发生在杭云的第二任丈夫倪剑身上。当倪剑因为杭云的经营而大方起来后，他发现校长“看起来好像高看他一眼，实则却是认为他找了个富豪，眼神怪怪的，内涵丰富”。它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走向复兴进程中应该抛弃的精神重负。这样，作家就艺术地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爱情理性，只有在作为“此在”的人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恒定的价值实在。这当然不是单指物质上的充裕，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和心理的构建工程。

这是一种非自致角色的位置冲突。早在新世纪前十年末，就有社会心理学专家提示，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相对富裕时代的到来，会带来职场竞争的加剧，社会非自致角色转换的频繁，人与自身、与客观环境适应与不适应的冲突会越来越普遍，它必然要影响到婚姻爱情的生态。在《春风十里》中，作家赋予杭云以多重的自致角色和非自致角色。作为呼延刚的前妻，她是一位有着儿子的母亲；作为倪剑的现任妻子，她是晓晓的后母；作为在职场拼打的奋斗者，她做过教师，当过销售代理，担任过民办学校的校长，成为故事中所有矛盾的焦点。“为了离婚，杭云倾家荡产，还背了几十万外债”“婚后，杭云开了一家礼品公司”“还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起早贪黑，每天都忙到深夜”。这种多元角色，毫无疑问地加剧了她的精神疲累和情绪焦虑。不



仅要面对自身角色的协调，更要与同时空里不同角色相切相靡。这种境遇，常常使得她的心理世界或压抑倾斜，或纷乱杂驳。因而，无论是因陈晓带男朋友回家的风波，还是基于宣泄而与倪剑之间矛盾的爆发，都是一种角色的因果。如果把高鸿笔下的杭云和倪剑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固然如同沙滩上的楼阁，而被物欲重重包围的爱情，恰似夜海中的小舟，脆弱而没有未来。对这种“角色焦虑”从心理层面开掘，恰恰是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同样，倪剑与米娟的无奈、在与杭云的争论中的逐渐麻木和沉默，只不过是“角色焦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而已。由此不难看出高鸿处理人物关系的游刃有余。诚如卢卡奇所说：文学作品中，“它的人物彼此之间，与他们的社会存在之间，与这种存在的重大问题之间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赖上被描写出来”“这些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这些相处关联发展得越是多方面”，它就越成功。

二

揭示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性格特征，是《春风十里》的美学取向。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景，一个语句，一个隐喻”“小说要探寻的奥秘，仅在另外一边开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人的个性心理是一个完整而又开放的系统，而性格则是个性心理中的核心特征，它鲜明的情感机制和意志机制往往对心

与倪剑的分歧，属于精神层面的冲突，心理上的碰撞，完全不同于与呼延刚的分手。

有没有人格自觉，决定命运发展的趋向。作为与杭云相比较而出现在作品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米娟，属于那种任时代潮流漂浮的人物，甚至连精神漂泊都够不上。她与倪剑的结合，不仅仅是因为“貌美如花”，本质在于她是城市姑娘，能够弥补倪剑“身份”上的“缺憾”。而米娟，却是一位“三观”都很幼稚的女人。“随着圈子的不断扩大，妻子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她又办了美容卡、SPA卡、消费卡，等等，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像只蝴蝶。”这就注定了她从丧失人格到被时代潮流淹没的悲剧人生。

这种不重复，还表现在多样心理生态下的道德力量。一部《春风十里》，倪剑是高鸿叙事架构中的枢纽人物。作为一位爱情的旅者，他先后与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组成婚姻家庭。而且每一次婚姻危机的主导方始终在女人。这使得这个人物成为文学长廊中颇耐人寻味的形象。作家对这个人物怀着悠长的“悲悯”，赋予他“忍”和“善”的性格特征。无论是面对米娟的浑噩还是面对杭云的主观偏强，他采取的唯一态度就是“忍”。“米娟态度很坚决。倪剑思考再三，同意跟她离婚。”“分手的那一刻，倪剑递给米娟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万元。米娟不要，倪剑说拿着吧，不管咋说夫妻一场，你还给我生了个孩子嘛。”他和杭云的矛盾升级，也是因为米娟穷困潦倒之际，他接纳了她，并且把学校的一间房给她暂住，从而引发杭云写了离婚协议书。不仅如此，他在处理自己仕途的问题上，依旧坚守了“忍”为上的价值取向，以致被魏校长欺骗，他曾经的下属成为办公室主任，他竟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该做的一切。对于倪剑这样的人，读者也许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出纷纭多彩的评论。然而在我看来，作家这里礼赞的是一种深深潜入中国人血脉中的人性“善美”。

正是这种道德力量唤回了杭云的爱情，也促使倪剑躺上病床的那一刻生出依稀的自省。由此我想到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感言：“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无非朝露，瞬间即逝。”所以，杭云

三

有论家认为：“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春风十里》在结构上也是很有特色的。作品没有依照事物自身的发展逻辑铺排故事，营造情节。而是从当前入笔，从倪剑的女儿引女朋友回家引发的矛盾为篇首，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叙事，使得故事从一开始就直击人物心理世界，有一种“开窗放入大江来”的审美冲击力。从中不难看出高鸿对传统叙事和现代叙事融合的艺术自觉。

以人物为经，以环境和关系为纬，双线并行，交叉推进心理进程，构成《春风十里》叙事结构的主要特征。

一条是杭云的心路历程。虽然作者在这里充当了“隐身”的叙事人，然而，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女主人公的心灵自诉。在整整五节的叙事中，蜿蜒着女主人公对与米娟的初识，与呼延刚的结合，对晓晓的接纳的故事纵横，其间贯注着她对爱情的追忆，对命运的反思，对围绕在她和倪剑周围的人际关系梳理。从而构建起主人公悲喜与欢、爱与恨、成与败的命运图谱和心理基线。

另一条线以倪剑为轴心，铺开与米娟、杭云、晓晓之间的情感纠葛。作者用深沉的笔触站在倪剑的情感立场，铺叙了他与米娟从相识到分手的人生经历，工笔重彩地描述了与杭云彼此之间以治疗婚姻爱情伤痕为纽带，以相互都有文学梦为头，重新组建家庭的朝朝暮暮。尤其是倪剑作为一个男人，面临社会大转型造成的心理震荡，在职场上搏击打拼，苦苦寻求自己的时代位置的周旋与裹挟、惆怅与无奈；在爱情漩涡中的痛苦与挣扎、疲惫和隐忍，都彰显出作者善于深入人物心理的艺术功力。

这两条线，每一节的间断，都很自然地转移到倪剑这条线上，既有情节上的接续，又有细节上的互补，从而彰显出作品的完整性和文本体系上的开放性。作品的结尾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以杭云的泪水和倪剑的心语作结，这就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审美空间，而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诚如村上春树所说：“小说家的任务，并非找到封闭性答案，而是做好讲故事的人，在故事中搭建更多的可能性，为读者提供一个开放性、延续性的思维。”



人间真情

六爷

郑曼

清明节前夕，恰逢小雨，一早父亲就打电话说，今天自己已经跟我的姑姑们约好一起回老家给奶奶爷爷上坟。现在村子已经解封，疫情也已得到控制，一切都在慢慢恢复正常。

父亲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回去，我说：“肯定回去，你不打电话我也准备今天回去的。我好久都没回去了，早就憋得不行了。由于这疫情，我和姑姑们也已经有两个月没见了。”

父亲听后，高兴地说：“你妈早上六点就开始给你们炸油饼、蒸包子、蒸凉皮了。”

“妈都七十多岁了，还要做这么多人的饭，不行咱们在外面吃。”我担心地说道。

“你别管了，你的姑姑们都爱吃家里的饭。外面的饭有啥吃的，只要你们回来了，你妈就高兴。”父亲说完就挂了电话。我的思绪和味蕾一下子飘向了塬上的农家小院，想起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都收拾完了，你还磨蹭啥？”爱人的喊声将我拉回了现实。

“好了，好了，你先下楼开车，我马上穿衣服下楼。”

随后，我和爱人驱车离开市区。来到镇上，看到路边几辆三轮车上都摆满了香、蜡、冥币和黄表纸，一时竟不知道买哪家的。

“回来上坟了……”一位大嫂热情招呼我。她满脸微笑地对我说：“都要啥？我这儿都有。超市、衣服、空调、电视、麻将……啥都有。”

“哎呀！这么全的，都来点。”我笑着说。

大嫂手脚麻利地给我装了一大袋。

“够不够？”大嫂笑着问。

“够了够了……”我提起满满一袋的祭祀用品，快速朝车前跑去……

“你咋买这么多？”爱人问。

“今年我要多买一些，我六爷去年疫情期间走了，所以今年我一定要给他烧一些纸钱。”

六爷的一生太可怜了。记得我们小时候，村上的小孩都喜欢六爷，都喜欢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给我们讲古今中外的故事。每次讲到关键时刻，他就会停下来，端起他心爱的紫砂壶，呼噜呼噜喝一大口。有一次，我趁六爷不注意，就端起他的茶壶偷偷喝了一口。结果那茶水非常苦，再也不敢偷喝了。我也不知道他为啥爱喝苦茶，而且端着那个茶壶，快乐了一辈子。

在我的记忆里，他始终微笑着。他喜欢村上所有的小孩，所有的小孩都爱到他家门口的石墩子前听他讲故事，和他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他给所有上了学的孩子讲知识的重要性，告诉孩子们要改变命运就必须要好努力学习。每次考试，只要我们考出好成绩，他都会给我们每人奖励一块水果糖。为此，六爷那时没少和六爷吵架，说他整天和一帮小孩搅和在一起，家里啥事都不管。每每这时，六爷总是笑着说：“你个妇道人家，懂个啥，和娃娃们在一起是我最高兴的事。”看六爷真急了，六爷就赶紧对我们说：“还不走，赶紧回去吃饭，明天再来……”看着我们四散跑开，他才慢悠悠地从石墩子上起来，拍拍屁

股，端起他不离手的茶壶，跟着六婆朝家里走去……

在他活着的几十年里，村里大大小小的红白喜事他都在场。不是忙着写对联，就是当总管，安排当天的进程，并且还在主要环节讲一些尊老爱幼、孝顺公婆的话语，很是激励和鼓舞人。

那时我还小，不知道大人们都经历了什么，只知道六爷肚子里有很多故事，他好像啥都知道。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六爷毕业于凤翔师范学校，曾是一名人民教师。

六爷是我爷爷最小的一个弟弟，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三岁。他们在艰难求学中才走上了教书育人的讲台，一站就16年。但在“文革”中，他天天被批斗，却依然不卑不亢、不申不辩，只是收拾好行李毅然回乡种田。

此时，爱人瞪大了眼睛：“一点也看不出你六爷还有这样坎坷的经历，我每次和你回来，看到他都是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喝茶；每次见我们回来，总是热情地前来迎接我们。”

听了爱人的话，我的心里一阵难过。哽咽着说：“六爷死在疫情期间，丧事一切从简。多爱热闹的一个人，却孤零零地走了。”

“好了，别难过了，一会儿多给六爷烧点钱，让他在那边别受委屈。”爱人小声对我说。

车一进村口，老远就看见六婆在村口的槐树下张望。

“六婆，你认识我不？”我赶紧下车。

“六婆咋不认识你呢？”然后拉起我的手，笑嘻嘻地对我说：“进屋，六婆给你做饭。”

“你等一下。”我快速从车上提下一箱牛奶，还有些水果。

我跟随六婆蹒跚的脚步往她家走。一边走，她一边不停地说：“我啥都有，你还给婆买啥呢？可惜你六爷吃不上我娃的东西了。”

“六婆你放心，我一会上坟去给我六爷多烧点纸钱，他想吃啥就自己买。”

“我娃真乖，还记得她六爷呢！”来到六婆家门口，看到门道上还放着六爷以前坐过的躺椅；躺椅上，那快成古董的收音机布满了灰尘。院子里，六爷在世时亲手栽种的杏树，那花开得正艳；土屋陋室里，还摆着厚厚的报纸和书刊。我不由得想起他80多岁时，还在为村上的老年文化事业作着贡献，心里一阵酸楚，趁六婆转身的瞬间，急忙用手擦了一下眼角……

如今，六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两间土房子里，一截院墙已经坍塌。她说她要守着这两间土房子，哪里都不去。因为自己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

这时，六婆的女儿也来了。她气愤地对我说：“你六婆死活都不和我一起住，就要守着这破家。我隔几天来给她洗洗衣服，收拾收拾。”

“随她吧，年龄已经大了，她咋高兴就咋来。”我笑着应和着。

“关键是她现在啥也记不住了，钱都拿不住。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把人都能愁死。”六婆的女儿愁容满

面地说着。随手抱起床上的床单被罩，装进一个大袋子，绑在一辆自行车上。随后又开始要脱六婆身上的衣服，六婆说不脏，不让脱。娘俩开始争执了起来。这时，我悄悄地来到了院子……

看着被搁置在窗台上的茶壶和那些旧书旧报，我脑海中就浮现出六爷给我们讲故事时的笑脸。不用说，他当年教书的样子一定也很好看。我去六婆和她的女儿告了别，向门外走去。

我从土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着对门和隔壁的红砖大瓦房，还有更好看的一栋二层小楼，和六爷的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六爷临死也没住过一天的砖瓦新房子，他好像永远生活在他那个年代。我想到这里，不禁万

分伤感。

雨停了，看着村子里到处洋溢着的绿色，连空气也飘着青草的味道，村口的大公鸡踱着方步悠闲地在杂草中觅食，各家的厨房都飘出诱人的香味。好多家门口都停放着崭新的汽车，笑声不时从屋内传出来，这也是逝去亲人最愿意听到的声音。

乡村，最美的还是在田野里。去看望六爷的路上，一朵朵五颜六色的野花如许多精灵，风一吹过，花瓣上存留的雨滴瞬间就掉落了下来。看着族里的墓地旁又添了一堆新土，回想着六爷生前的微笑，此时却如一缕青烟飘然而去。他好像把自己的微笑一式两份，一份带进了天堂，一份留在了人间……

